

# \*《韓非子》的《解老》《喻老》引《老子》考<sup>①</sup>

金琪然

(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100871)

**提 要:**《韓非子》的《解老》《喻老》二篇直引《老子》文句加以解說,與《老子》文本關係密切,在校勘中互為重要的他書資料。本文根據《韓非子》此二篇引文與郭店簡、馬王堆帛書、北大簡及今本《老子》的比較,認定其文本面貌與馬王堆帛書《老子》(尤其是甲本)最為接近。對《老子》來說,《韓非子》所引《老子》文本相當於一個重要的古本,很多地方獨存其舊;對《韓非子》來說,應當充分利用古本《老子》對其進行校勘。基於以上認識,本文提出對《解老》《喻老》二篇的五則校勘意見。除此之外,根據二篇所引《老子》文本的古本性質,本文推測二篇創作年代亦應較早,而非後世所作、竄入《韓非子》者。

**關鍵詞:**《韓非子》;《解老》;《喻老》;《老子》;校勘;他書;文本性質

## 一、問題的提出與前人的研究

《韓非子》是一部重要的先秦子部文獻,始於《初見秦》,終於《制分》,共五十五篇。其中《解老》《喻老》二篇,引用《老子》文句加以解說。將這些引文與《老子》諸本比對可以發現,此二篇引用《老子》的方式是嚴格的直引,除個別地方將開頭的發語詞、連詞等截去之外,幾乎每處文字都與《老子》文本有對應關係。在《韓子》之學中,此二篇歷來受到治《韓》諸家的重視,被作為韓子“歸本於黃老”(《史記》第2598頁)、“申韓之學,出於老氏”(《韓非子迂評》卷六第12頁)的重要證據。在《韓非子》的校勘中,前人注意運用他校法,將其與《老子》對讀,得出不少重要的校勘意見。

\* 編輯部按:首屆文獻語言學青年論壇收到論文107篇,36篇入選。論壇於2018年7月3日在北京語言大學舉行,分為民族語、音韻學、文字學、詞彙與訓詁、語法與文獻等五個專場。經評委會嚴格評審,最終14名青年學者獲獎,其中一等獎1名,二等獎3名,三等獎5名,優秀獎5名。本刊選登四篇獲獎論文,以饗讀者。論文作者是:金琪然(一等獎)、陳青(二等獎)、宮肇南(三等獎)、米熱古麗·黑力力(三等獎)。

① 本文係作者本科畢業論文,得到邵永海教授的指導,孫玉文、楊海崢、李更諸先生亦指點多處;本文在首屆文獻語言學青年論壇宣讀,得到與會專家學者的寶貴意見;謹致謝忱,文責自負。

然而，在具體校勘中，我們發現，《韓非子》所引《老子》文句或與今本《老子》微有差異<sup>①</sup>。我們該如何看待這樣的差異？是以《韓非子》為後出文獻，如梁啟超所言“且多訛舛，非校不明”（第 102 頁），據《老子》文本校之；還是認為《韓非子》獨存其舊，不應據《老子》改字，甚至可據改《老子》？這是一個很具體的問題，不同答案會指向不同的文本校勘，也代表着不同的校勘態度和取向，涉及如何對待他書異文這一關鍵的校勘問題。這是本文研究最初的動機。

實際上，《解老》《喻老》引文校勘的分歧與對《解老》《喻老》文本性質持何種認識有關。《解老》《喻老》是否為韓子所作？二篇的文本性質是怎樣的？學界有不同意見。對這些不同意見，鄭良樹做了系統的梳理歸納，本文在鄭先生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古人及當代其他學者的研究對這一問題做個概述。

首先，此二篇是否為韓子所作，可謂聚訟。認為是韓子所作的觀點淵源有自，《史記》將韓子與老子共列一傳，言韓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第 2598 頁）。《史記索隱》云：“《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大抵亦崇黃老之學耳。”<sup>②</sup>晁公武云《韓非子》“書凡五十五篇，其極刻覈無誠悃，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為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第 493 頁）。門無子云（卷六第 1、22 頁）：“申韓之學，出於老氏，故作《解老》。”《喻老》“比事連類，以明老氏之言。”梁啟超從哲學思想角度指出二篇“專訓釋《老子》，蓋韓非哲學根本思想‘歸於黃老’也”（第 101~102 頁）。孫欽善在對《韓》《老》文本思想對比的基礎上認為（第 40 頁）：“《解老》《喻老》對《老子》思想若即若離的這一特點，正說明了它們是韓非的作品，而不是像有些人懷疑的那樣，是竄入《韓非子》的道家著作，因為其中所解釋的老子思想多經過改造。”結合《史記》的記法，從思想角度，邵永海指出（第 467 頁）：“司馬遷寫《史記》，把老子與韓非合為一傳，明確說韓非‘喜刑名道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意思是說，韓非以老子學說為哲學基礎，從老子學說出發，又拿刑名法術之學與老子互相發明，從而構建起他的理論體系。《韓非子》一書有《解老》和《喻老》兩篇專門研究老子思想的論文，對《老子》的若干章節進行解釋和闡發。”在持二篇確為韓非所著之說的學者中，周勳初認為“《解老》可能是韓非子早期的作品，《喻老》應當是韓非後期的作品”（第 249 頁）。

另一種觀點認為此二篇非韓子所作，係後人摻入，這是上個世紀疑古思潮以來的主張。胡適較早表明此種觀點（第 249 頁）：“大概《解老》《喻老》諸篇，另是一人所作。”之後最有代表性的是容肇祖的看法，他認為此二篇乃“黃老或道家言混入於《韓非子》書

① 本文之今本主要指王弼注本，以明華亭張之象本為代表，後文比較中所稱王弼注本乃明張之象本。

② 《史記》第 2598 頁。

中者”。容氏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先認定《五蠹》篇(還有《顯學》篇)“確為其中韓非子所作者”,然後拿《解老》《喻老》與《五蠹》篇的思想進行比較,認定二者在思想主張上有差異,得出結論“韓非一人不應思想這樣的衝突,可證非彼所作”(第 662 頁)。陳啟天大概亦持這派觀點而將二篇重新編次於《韓非子》全書後半。二篇既非韓非子所作,那麼是誰人所作呢?容氏依據《解老》篇與《淮南子·原道》的相似之處認為可能出於田生之手(第 63 頁),蔣伯潛則根據《解老》《喻老》及《淮南子·道應訓》的密切關係,判斷其可能出自黃生,係後來“彙入《韓非》及《淮南》”(第 365~366 頁)。

其實,無論斷定二篇是否是韓非所作,都不能從根本上回答《韓非子》文本性質的問題。不是韓非所作,其文本時代性質可能很古,也可能較晚。將二篇與《淮南子》對比同樣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因為《淮南子》的文本性質也比較複雜。在這個問題上做出較大推進的是鄭良樹的研究。根據《喻老》表示“國家”的概念基本用“邦”,其他各篇多用“國”,鄭先生論證《喻老》與《韓非子》其他篇目不同,而後根據金文及先秦傳世文獻“邦、國”二字的使用情況推定《喻老》“是《老子》成書以後,在戰國中期、《孟子》成書之前所寫成的一篇解說《老子》的文章”(第 236 頁),從文本思想上認為《解老》是“韓非早期不成熟的作品”(第 240 頁)。

至於《解老》《喻老》是否是一人所作,郭沫若《韓非子的批判》云(第 378 頁):“《解老》《喻老》在我看來可能不是一個人所作,因為這兩篇的筆調、思想、對於老子語的解釋都不相同,甚至連所引用的底本也有文字上的出入。”鄭良樹亦主此說,其主要證據則是二篇“解說《老子》的方式不同”,“二篇所解《老子》有重複之處”,“二篇對稱引《老子》的體例有差異”(第 213、222、223 頁)。

前人研究《解老》《喻老》文本性質的方法撮其要可歸納為兩個方面:文本思想內容的研究,語言特徵的研究。前者做的工作較多,但分歧較大。後者提供了新的證據,例如鄭良樹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實證性和啟發性,但是其論證或有可商之處。問題的關鍵在於是否能夠根據鄭先生所列舉的金文及傳世先秦文獻“邦、國”使用情況認為《喻老》處於戰國中期?僅從鄭先生列舉的六部先秦傳世著作來看,《毛詩》的“國”也多於“邦”,依據同樣的邏輯,是否可以認為《喻老》早於《毛詩》?顯然,這是不能成立的。“邦、國”的問題涉及避諱,漢代避劉邦諱,不少今傳本的先秦文獻都有反映,下面我們也會有所討論。《孟》《荀》“國”占主體的原因是複雜的,不排除是漢代避諱所致的後世現象,所以不能因為《喻老》用“邦”多就認為其在《孟子》之前,斷在戰國中期。至於《解老》《喻老》二篇的關係,鄭先生的三個證據似也不能必然支持其結論。二篇解說方式不同非常正常,正可相互補充。所解《老子》有重複,然而重複是很少的,明確重複的僅有五條,這樣的重複不足為怪。二篇稱引《老子》的體例有異,即《喻老》基本用“故曰”,《解老》用多

種稱引方法,然而,《喻老》用“故曰”的仍占壓倒性多數。看來,以上三點證據不能必然推出《解老》《喻老》二篇分出不同人之手的結論。但是,這種對文本本身進行深入細緻的考察,進而推求文本性質的方法具有實證性,對我們很有啟發意義。

## 二、本文的研究方法

在介紹本文的研究方法之前,我們先對《解老》《喻老》引用《老子》的情況作一個說明。《解老》是對《老子》經文的解說,《喻老》則是以歷史、寓言故事說明《老子》經義。鑒於目前沒有充分證據表明二者分出不同人之手,我們仍將它們作為一個整體研究。《解老》《喻老》每章之末或章中皆有“故曰(故,謂之等):X”這樣的文句。如前所述,二篇的引用是直引,而非化用。其引用的內容對應王弼注本《老子》經文,包括第一、十四、二十六、二十七、三十三、三十六、三十八、四十一、四十六、四十七、五十、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七、七十一章的全部或部分內容,對應王弼注本《老子》經文 760 字,占其總篇幅的七分之一,已不算少<sup>①</sup>。

近幾十年來,地不愛寶,多種《老子》古本出土,啟發我們用出土文獻中的《老子》反觀《韓非子》的《解老》《喻老》。

目前,涉及《老子》比較重要的出土文獻有郭店簡《老子》,馬王堆帛書《老子》,並分甲、乙本,北大簡《老子》,后兩種為全本。其中,郭店簡《老子》時代最早,當在戰國中期左右。馬王堆帛書《老子》時代稍晚,甲本抄寫於漢高祖時期,乙本抄寫於文帝時期(高明則以為甲本在高祖稱帝之前,乙本在高祖稱帝之後[第 3 頁])。北大簡則晚於帛書《老子》,韓巍指出(第 209 頁):“北大西漢竹書的字體特徵總體上比較接近成熟的漢隸,其抄寫年代不會相差太遠,多數可能性在武帝後期,不晚於宣帝。《老子》的字體在這批竹書的各種文本文獻中屬於相對較早的一種,但仍然明顯晚於銀雀山漢簡,估計其抄寫年代有可能到武帝前期,但不太可能早到景帝。”故這三種出土文獻《老子》的時代關係可確定為:

郭店簡本	——	帛書本	——	北大簡本
戰國中期		漢高祖、文帝時期		漢武帝時期

另外,《老子》的傳世版本系統比較複雜,其中王弼注本在歷史上影響較大,可作為《老子》傳世本的代表。高明除了今古互校外,參校了傳世《老子》的多種版本,仍認定王

<sup>①</sup> 本文考察的《解老》《喻老》二篇所引《老子》文句是指其明確直接引用的文句,在具體解說之中個別地方化用《老子》文字,而非直接引用的,不在考察之列;《韓非子》某些段落總引《老子》某句,而又分字詞講說之,或反之,不重複計算。

弼注本在傳世本中的代表性，所論較詳（參見《帛書老子校注序》第4~5頁），我們在比較中亦將王弼注本作為一個重要的參照系。除此之外，在《韓非子》的版本系統中，自然以宋乾道本最要，惜清時已佚，據張覺《〈韓非子〉“乾道本”流傳始末》研究，清人數種影抄本中，吳肅本、錢曾述古堂影抄本質量均為上乘，錢曾述古堂本又經黃丕烈勘校，黃氏態度審慎，改動較少，能夠較好反映乾道本原貌。

本文將《解老》《喻老》二篇引用《老子》的文字與郭店簡、馬王堆帛書、北大簡及今本《老子》比較，看《韓非子》所引《老子》文本面貌與今本更近，還是與出土古本更近；若與古本近再以類似方法比較與哪個古本更近。

我們的比較主要著眼於差異。同是相對的，異是絕對的，從三者的差異上尤其可以看出豐富的文本信息。具體來說就是看《韓非子》所引《老子》與《老子》A本異而與B本同的有多少，再看《韓非子》所引《老子》與B本異而與A本同的有多少，得出數據，再對材料進行分類比較。如此多次比較，以期得出較為可靠的結論。從操作方法而言，差異比較法具有可操作性，可以檢驗，可以證實或證偽，因而又具有實證性。

### 三、《解老》《喻老》引文性質考證<sup>①</sup>

#### （一）《韓非子》與帛書本、今本《老子》的比較

首先，我們把《解老》《喻老》所引《老子》（以下簡稱《韓非子》）與帛書本<sup>②</sup>、今本《老子》比較，結果是《韓非子》與今本《老子》異而與帛書本同者42，與帛書本異而與今本同者19<sup>③</sup>。

① 本文引用的《韓非子》為影清錢曾述古堂影抄本；郭店簡《老子》引自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並參考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郭店楚簡資料庫》，本文的文字圖取自該數據庫；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引自裘錫圭主編《馬王堆帛書集成》，並參考高明《帛書老子校注》；北大簡《老子》引自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所引王弼注《老子》乃《四部備要》影明張之象本。以下不再一一出注。

② 這裏將甲、乙本視作一個整體單元參與比較，因為二本中單獨一本殘缺都是比較嚴重的，往往要互相參證，若單拿某本與他本進行比較，會影響數據的真實性、有效性。在待比較的地方，若甲乙本內部恰好形成分歧，則其數據不計算在內（但均隨文注明），不然會給研究者帶來按照自己主張選用某本計算的主觀性。只有最後我們嘗試比較《韓非子》與帛書甲本、乙本的異同時才將二者分開。

③ 《解老》《喻老》引用《老子》相同文句而無差異者，在比較中不重複計算，舉證時舉《解老》為代表；稍有差異者五，其中三處不影響數據，《解老》引《老子》有“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也”，《喻老》無“也”字，然考之王本及諸古本俱無，則無論以《解老》算，還是《喻老》，都不影響數據的統計，因為其與以上諸本不是全同就是全異；《解老》引《老子》“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喻老》無“矣”字；《解老》“禍莫大於可欲”，《喻老》“禍”作“罪”；與上情況相同。唯《解老》“祭祀不絕”，《喻老》作“祭祀世世不輟”；《解老》“咎莫憯於欲利”，《喻老》“利”作“得”；選用《解老》《喻老》的不同會影響數據。（轉下頁）

## 1. 《韓非子》與今本《老子》異而與帛書本同者：

甲 用詞不同<sup>①</sup>：

《解老》：“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今本“首”作“始”，帛書二本與《韓非子》同。

《解老》：“夫謂齋，是以蚤服。”今本“是以”作“是謂”，帛書乙本與《韓非子》同，甲本殘<sup>②</sup>。

《解老》：“蚤服是謂重積德。”今本“是謂”作“謂之”，帛書乙本與《韓非子》同，甲本殘。

《解老》：“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民”今本作“人”，帛書二本與《韓非子》同<sup>③</sup>。後“之”今本作“亦”，帛書二本與《韓非子》同。

《解老》：“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貨資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今本“竽”作“夸”，帛書二本殘，然乙本此處殘有木旁尚可見，知《韓非子》近之。

《解老》：“脩之家，其德有餘。”今本“有”作“乃”，帛書乙本與《韓非子》同，甲本殘。

《喻老》：“咎莫憯於欲得。”今本“憯”作“大”，帛書甲本與《韓非子》同，乙本殘。

《喻老》：“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今本“君子”作“聖人”，帛書二本作“君子”。

《喻老》：“損弱勝強。”今本“強”作“剛強”，帛書二本作“強”。

## 乙 虛詞的有無：

《解老》：“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今本無“也”，帛書二本有。

《解老》：“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今本無“也”，帛書二本有。

《解老》：“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今本無“也”，帛書二本有。

《解老》：“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今本無“也”，帛書乙本有，甲本殘。

《解老》：“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今本無二“也”，帛書二本俱有。

（接上頁）爲客觀起見，這兩處的異同均不算進比較之列。

《韓非子》取《老子》句中數字解之，我們要看的是其引用的地方，《老子》原句前所冠發語詞、連詞、指代詞、介詞時常不在引用之列，這當然不應算作二者之異。至於《韓非子》與古本《老子》個別文字上的差異，有些是用字習慣的不同，有些是通假或異體，這樣的差別在出土文獻中是相當普遍的，其異亦不當計算在內，若算在內反倒會掩蓋實質性異文。至於某些段落總引《老子》某句，而又分字詞講說之，或反之，則只算總引之一次，以免無端放大數據。

① 以下引用爲了方便和簡潔，減少引號的層次，均省去《韓非子》引文前“故曰、故、謂之”等語。

② 至於“夫謂齋”王本與帛書乙本作“夫唯齋”，《韓非子》似與異，然盧文弨云“張本‘謂’作‘惟’”，張本或存其舊，可據正，詳第四章。

③ 這與後世“民”的避諱可能有關。

《解老》：“人之迷也，其曰故以久矣<sup>①</sup>。”今本無“也、矣”，帛書乙本有，甲本殘<sup>②</sup>。

《解老》：“不生久視之道也<sup>③</sup>。”今本無“也”，帛書二本有。

《解老》：“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也<sup>④</sup>。”今本無二“也”，帛書二本有<sup>⑤</sup>。

《解老》：“道之可道，非常道也。”今本無“也”，帛書乙本有，甲本殘。

《解老》：“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今本無“皆”，帛書二本有。

《解老》：“無死地焉。”今本無“焉”，帛書甲本有，乙本殘。

《解老》：“脩之身，其德乃真。”今本“之”後有“於”字，形成四字句，而帛書乙本與《韓非子》同無“於”字，甲本殘。《解老》“脩之家，其德有餘”，《解老》“脩之鄉，其德乃長”，《解老》“脩之邦，其德乃豐”均同上。《解老》：“脩之天下，其德乃普。”今本前句有“於”，形成五字句，帛書乙本同《韓非子》，甲本殘。

《喻老》：“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今本無二“之”，帛書二本有。

《喻老》：“圖難於其易也，為大於其細也。”今本無二“也”，帛書二本均殘，然乙本存“乎其細也”，前殘八字，知有二“也”字，甲本存“圖難乎”三字，後殘九字，知亦當有二“也”。

《喻老》：“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今本無二“也”，帛書甲本有<sup>⑥</sup>、乙本殘。

《喻老》：“聖人之不病也。”今本無“之”，帛書二本有。

《喻老》：“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闕於牖，可以知天道。”今本無二“於”，帛書二本有。

《喻老》：“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今本無“而”，帛書二本有。

#### 丙 一般詞句的有無：

《解老》：“方而不割，廉而不穢，直而不肆，光而不耀。”今本“方”前以“聖人”冠之，帛書乙本無，甲本殘。

《喻老》：“罪莫大於可欲。”今本全句無，帛書二本有，唯乙本無“於”字，就有此句而言，乙本亦同。

#### 丁 句子表述不同：

① 曰，明趙用賢本作“日”，當據正。

② 算作兩處不同。

③ 不，諸本俱作“長”，當據正。

④ “傷”後道藏本、張鼎本俱有“人”。

⑤ 應算作兩處，下皆仿此。

⑥ 後“也”字乙本殘，然顯示有一字，與王本相異，極有可能是“也”字。

《解老》：“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今本作“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帛書二本作“而民生生，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sup>①</sup>。就二“生”相連這一處表述而言，《解老》與今本異而與帛書本同。

## 2. 《韓非子》與帛書本《老子》異而與今本同者：

### 甲 用詞不同：

《解老》：“處其厚不處其薄。”帛書二本二“處”作“居”，今本前作“處”，後作“居”，前“處”同於《韓非子》。

《解老》：“處其實不處其華。”帛書二本二“處”作“居”，今本前作“處”，後作“居”，前“處”同於《韓非子》。

《解老》：“聖人亦不傷民。”帛書二本“不”作“弗”，今本作“不”與《韓非子》同。

《解老》：“道之可道，非常道也。”帛書甲本“常”作“恒”，乙本殘，今本作“常”與《韓非子》同<sup>②</sup>。

《解老》：“陸行不遇兇虎。”帛書二本“陸”作“陵”，今本作“陸”與《韓非子》同。帛書乙本“遇”作“辟”，甲本殘，今本作“遇”與《韓非子》同。

《解老》：“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貨資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帛書二本“飲食”作“食”，今本與《韓非子》同。

《喻老》：“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帛書甲本“難事”作“難”，“大事”帛書甲本作“大”，乙本殘，今本兩處均與《韓非子》同。

《喻老》：“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帛書二本“不”作“弗”，今本與《韓非子》同。

《喻老》：“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帛書二本“要妙”作“眇(妙)要”，今本同於《韓非子》。

### 乙 虛詞的有無：

《解老》：“禍兮，福之所倚。”帛書二本無“兮”，今本有。

《解老》：“人之迷也，其曰故以久矣<sup>③</sup>。”帛書乙本無“以”字，甲本殘，今本有。

《解老》：“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帛書二本無前“之”，今本有。

《喻老》：“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帛書二本無“之”，今本有。

《喻老》：“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帛書甲本無二“必”字，乙本殘，今本與《韓非子》同。

① 甲本“動”作“動”，乙本作“僮”，俱通“動”。

② 這一處雖是用字問題，然由於與避諱有關，信息比較重要，算在統計範圍內，下仿此。

③ 曰，當作“日”。下不再出注。

《喻老》：“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帛書甲本“安”後有“也”字，“易持也”後、“易謀”前殘四字，則是本“易謀”前亦當有“也”字結上句，乙本殘，今本此二處與《韓非子》同。

綜合而言，《解老》《喻老》在用詞有無方面有與帛書本相合而與今本異者，亦有與今本相合與帛書異者。在虛詞方面，很多情況下，《韓非子》與帛書本《老子》同有某些虛詞，而為今本所無，這一現象有系統性；亦有少數反之的情況，無系統性。另外在一般詞句有無、句子表述方面也顯示《韓非子》和帛書本《老子》的相近。

根據上述情況及 42:19 的數據差異，我們認定《解老》《喻老》所引《老子》與《老子》帛書本更近而與今本相遠。在出土《老子》諸本中，北大簡《老子》尤其是足本，我們第二步便將《韓非子》、北大簡、今本《老子》放在一起比較考察。

## （二）《韓非子》與北大簡、今本《老子》的比較

《韓非子》與北大簡《老子》同而與今本異者 38，與今本同而與北大簡異者 32。

### 1. 《韓非子》與今本異而與北大簡同者：

#### 甲 用詞不同：

《解老》：“治人事天莫如嗇。”今本“如”作“若”，北大簡與《韓非子》同。

《解老》：“夫謂嗇<sup>①</sup>，是以蚤服。”今本“是以”作“是謂”，北大簡與《韓非子》同。

《解老》：“蚤服是謂重積德。”今本“是謂”作“謂之”，北大簡與《韓非子》同。

《解老》：“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今本“民”作“人”，北大簡與《韓非子》同。今本後“之”作“亦”，北大簡與《韓非子》同。

《解老》：“吾有三寶，持而寶之。”今本後“寶”作“保”，北大簡前後俱作“葆”，“葆”與“寶”通，《解老》、北大簡用字相同，今本前後有別。

《解老》：“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貨資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今本“竽”作“夸”，北大簡與《韓非子》同。

《解老》：“脩之家，其德有餘。”今本“有”作“乃”，北大簡與《韓非子》同。

《喻老》：“咎莫憯於欲得。”今本“憯”作“大”，北大簡作“灑”與“憯”通。

《喻老》：“損弱勝強。”今本“強”作“剛強”，北大簡與《韓非子》同。

#### 乙 虛詞的有無：

《解老》“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今本無後“也”字，北大簡有。

《解老》：“人之迷也，其曰故以久矣。”今本無“矣”字，北大簡有。

《解老》：“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今本無“則”，北大簡有。

① 謂，當作“惟”。

《解老》：“深其根，固其柢，不(長)生久視之道也。”今本無“也”，北大簡有。

《解老》：“道之可道，非常道也。”今本無“也”，北大簡有，作“毆”，與“也”通。

《解老》：“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今本無“皆”，北大簡有。

《解老》：“無死地焉。”今本無“焉”，北大簡有。

《解老》：“脩之身，其德乃真。”今本“身”前有“於”字，北大簡無。

《解老》：“脩之家，其德有餘。”今本“家”前有“於”字，北大簡無。

《解老》：“脩之鄉，其德乃長。”今本“鄉”前有“於”字，北大簡無。

《解老》：“脩之邦，其德乃豐。”今本“邦”前有“於”字，北大簡無。

《解老》：“脩之天下，其德乃普。”今本“天下”前有“於”字，北大簡無。

《喻老》：“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今本“善建、善抱”後俱有“者”字，北大簡無。今本無“其”字，北大簡有。

《喻老》：“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今本無二“之”，北大簡俱有。

《喻老》：“圖難於其易也，為大於其細也。”今本無二“也”，北大簡俱有。

《喻老》：“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今本無二“也”，北大簡俱有。

《喻老》：“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今本無“之”，北大簡“聖人”後、“病”前殘二字，知亦當有“之”，與《韓非子》同。

《喻老》：“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闕於牖，可以知天道。”今本無二“於”，北大簡俱有。

### 丙 一般詞句的有無：

《解老》：“方而不割，廉而不穢，直而不肆，光而不耀。”今本“方而不割”句前冠以“聖人”，北大簡無。

《喻老》：“罪莫大於可欲。”今本無全句，北大簡有。

### 丁 句子表述不同：

《解老》：“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今本作“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北大簡作“而民姓生，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就二“生”相連這一處而言，《韓非子》與北大簡相合。

《喻老》：“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今本“以其不病”作“以其病病”，北大簡作“以其不病”與《韓非子》同。

## 2. 《韓非子》與北大簡《老子》異而與今本同者：

### 甲 用詞不同：

《解老》：“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北大簡“薄”作“淺”，今本與《韓非

子》同。

《解老》：“處其厚不處其薄。”北大簡二“處”俱作“居”，今本前作“處”，後作“居”，前與《韓非子》同。

《解老》：“處其厚不處其華。”北大簡二“處”俱作“居”，今本前作“處”，後作“居”，前與《韓非子》同。

《解老》：“人之迷也，其曰故以久矣。”北大簡“迷”作“廢”，今本與《韓非子》同。

《解老》：“聖人亦不傷民。”北大簡“不”作“弗”，今本與《韓非子》同。

《解老》：“道之可道，非常道也。”北大簡“常”作“恒”，今本與《韓非子》同。

《解老》：“陸行不遇兕虎。”北大簡“陸”作“陵”，“遇”作“避”，今本兩處均與《韓非子》同。

《解老》：“入軍不備甲兵。”北大簡“甲兵”作“兵革”，今本與《韓非子》同。

《解老》：“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北大簡“戰”作“陣”，“勝”作“正”，兩處今本俱與《韓非子》同。

《解老》：“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貨資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北大簡“飲食”只做“食”，今本與《韓非子》同。

《喻老》：“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北大簡“離”作“遠”，今本與《韓非子》同。

《喻老》：“圖難於其易也，為大於其細也。”北大簡二“於”俱作“虞”，今本俱與《韓非子》同。

《喻老》：“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北大簡“不”作“弗”，今本與《韓非子》同。

《喻老》：“不見而明。”北大簡“不”作“弗”，今本與《韓非子》同。

《喻老》：“不為而成。”北大簡“不”作“弗”，今本與《韓非子》同。

《喻老》：“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北大簡“是”作“此”，今本與《韓非子》同。

## 乙 虛詞的有無：

《解老》：“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北大簡無“者”，今本有。

《解老》：“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北大簡無前“也”，今本有。

《解老》：“禍兮，福之所倚。”北大簡無“兮”，今本有。

《解老》：“福兮，禍之所伏。”北大簡無“兮”，今本有。

《解老》：“人之迷也，其曰故以久矣。”北大簡無“以”，今本有。

《解老》：“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北大簡無前“之”，今本有。

《喻老》：“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北大簡“輜重”前有“其”，今本無。

《喻老》：“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北大簡無二“必”，今本俱有。

《喻老》：“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北大簡“大迷”前有“必”，今本無。

丙 一般詞句的有無：

《解老》：“吾有三寶，持而寶之。”北大簡“有”前有“恒”，今本無。

《喻老》：“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北大簡“以其不病”和最後二字“不病”間殘四字，知有《韓非子》所無者，今本無此文，與《韓非子》同。

丁 句子順序不同：

《解老》：“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害其刃。”北大簡“虎無所錯其蚤”在“象無所揣其角”之前，順序與《韓非子》不同，今本與《韓非子》同。

綜合來看，《韓非子》與北大簡、今本《老子》均有很多地方彼此相異，似乎與北大簡顯得略近一些，但顯然不如《韓非子》與帛書本、今本《老子》三者比較時那樣明顯。這與北大簡《老子》本身的性質有關。韓巍指出北大簡《老子》顯現出從古本到今本的“過渡性”（第 224 頁）。福田哲之亦強調“北大本是郭店本、馬王堆本及今本之間的一個連接點，特別是比起馬王堆，北大本與今本之間更具密切關係”（第 194 頁）。

北大簡《老子》與今本的複雜關係是一個可以再考究的問題，但僅就《解老》《喻老》所引《老子》與《老子》古本的關係而言，根據本節與上一節的比較可以明顯覺察出：較之北大簡、今本，此二篇引文與帛書本《老子》更近。

### （三）《韓非子》與帛書本、北大簡《老子》的比較

《韓非子》與北大簡《老子》異而與帛書本同者 16，與帛書本異而與北大簡同而者 12。

1.《韓非子》與北大簡異而與帛書本同者：

甲 用詞不同：

《解老》：“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北大簡“薄”作“淺”，帛書乙本作“泊”與《韓非子》作“薄”者同，甲本殘。

《解老》：“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北大簡“首”作“始”，帛書二本與《韓非子》同。

《解老》：“人之迷也，其曰故以久矣。”北大簡“迷”作“廢”，帛書乙本作“悉”與《韓非子》作“迷”同。

《喻老》：“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北大簡“是”作“此”，帛書二本與《韓非子》同。

乙 虛詞的有無：

《解老》：“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北大簡無“也”，帛書二本有。

《解老》：“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北大簡無“也”，帛書二本有。

《解老》：“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北大簡無“也”，帛書二本有。

《解老》：“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北大簡無“者、也”，帛書乙本同《韓非子》，甲本殘。

《解老》：“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北大簡無前“也”，帛書二本有。

《解老》：“孰知其極。”北大簡句前有“夫”，帛書乙本與《韓非子》同，甲本殘，看來，這一例不是《韓非子》截去句首虛詞，或《老子》本無，非《韓非子》節引所致，因此，應當算作一例。

《解老》：“人之迷也，其曰故以久矣。”北大簡無“也”，帛書乙本有，甲本殘。

《解老》：“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也。”北大本無二“也”，帛書二本有。

《喻老》：“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北大簡無“而”，帛書二本有。

### 丙 句子順序不同：

《解老》：“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害其刃。”北大簡前兩句倒，帛書二本與《韓非子》同。

## 2.《韓非子》與帛書本《老子》異而與北大簡同者：

### 甲 用詞不同：

《解老》：“治人事天莫如嗇。”帛書乙本“如”作“若”，甲本殘，北大簡與《韓非子》同。

《喻老》：“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帛書二本“難事、大事”作“難、大”，北大簡與《韓非子》同。

《喻老》：“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帛書二本“要妙”作“眇（妙）要”二字前後相倒，北大簡與《韓非子》同。

### 乙 虛詞的有無：

《解老》：“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帛書乙本句末有“也”，甲本殘，然從殘字數看亦當有“也”，北大簡無。

《解老》：“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帛書乙本無“則”，甲本殘，北大簡有。

《解老》：“道之可道，非常道也。”帛書本前句末有“也”，北大簡無。

《喻老》：“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帛書乙本前二句“善建”“善抱”後均有“者”，甲本殘，北大簡無。

《喻老》：“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帛書二本無“之”字，北大簡有。

《喻老》：“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帛書甲本“安”後有“也”，“易持也”後、

“易謀”前殘四字，根據殘字數“未兆”後亦當有“也”，乙本殘，北大簡無。

綜合而言，在用詞方面，《韓非子》有較多的地方用詞與帛書本《老子》同而與北大簡異，亦有少數反之的情況。在虛詞使用方面，《韓非子》多與帛書本《老子》同，而與北大本《老子》異，表現在《韓非子》與帛書本《老子》同有虛詞，而北大簡無。另外有一例《韓非子》和帛書本《老子》無而北大簡有；兩例帛書本《老子》無而《韓非子》與北大簡俱有；亦存在帛書本《老子》有，《韓非子》和北大簡同無的情況。另有一例《韓非子》文句順序與北大簡異而與帛書本同。

根據以上材料的分析及 16:12 的數據差異，可以看出《韓非子》有與帛書本略近的趨勢，但不明顯。但是，我們注意到，《韓非子》與帛書本《老子》同而與北大簡《老子》相異的地方，北大簡《老子》多有與今本相合者：

《解老》：“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帛書本句末同有“也”，北大簡與今本同無。

《解老》：“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帛書本句末同有“也”，北大簡與今本同無。

《解老》：“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帛書本句末同有“也”，北大簡與今本同無。

《解老》：“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首”，帛書本同作“首”，北大簡與今本同作“始”。前“也”字，帛書亦有，北大簡與今本同無。

《解老》：“人之迷也，其曰故以久矣。”帛書乙本有“也”，甲本全殘。北大簡與今本同無。

《解老》：“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也<sup>①</sup>。”帛書乙本有二“也”，甲本殘。北大簡與今本同無。

由此可以看出這四種文本似乎形成兩個系列：《解老》《喻老》所引《老子》與帛書《老子》屬一個系列，北大簡及今本《老子》屬另一個系列。值得注意的是，福田哲之以異文爲中心對簡帛《老子》諸本進行了譜系學研究，亦認爲“北大本與馬王堆本分屬不同系列的文本”（第 194 頁）。本文對《韓非子》與帛書本、北大簡《老子》關係的考察與這一認識似乎可以相互印證。

結合第一節和第二節的情況，我們認爲《解老》《喻老》所引《老子》與帛書本更近。

#### （四）《韓非子》與郭店簡、今本《老子》的比較

《韓非子》與今本《老子》異而與郭店簡同者 18，與郭店簡異而與今本同者 9。

##### 1. 《韓非子》與今本《老子》異而與郭店簡同者：

###### 甲 用詞不同：

《解老》：“夫謂嗇，是以蚤服。”今本“是以”作“是謂”，郭店乙與《韓非子》同。

① “傷”後當有“人”字。

《解老》：“蚤服是謂重積德。”今本“是謂”作“謂之”，郭店乙與《韓非子》同。

《解老》：“脩之家，其德有餘。”今本“有”作“乃”，郭店乙與《韓非子》同。

《解老》：“脩之邦，其德乃豐。”今本“邦”作“國”，郭店乙與《韓非子》同。

《解老》：“以邦觀邦。”今本二“邦”字均作“國”，郭店乙兩處俱與《韓非子》同。

《喻老》：“咎莫憊於欲得。”今本“憊”作“大”，郭店簡作“僉”，通“憊”，與《韓非子》同。

#### 乙 虛詞的有無：

《解老》：“深其根，固其柢，不生久視之道也<sup>①</sup>。”今本無“也”，郭店乙有。

《解老》：“脩之身，其德乃真。”今本“身”前有“於”，郭店乙無。

《解老》：“脩之家，其德有餘。”今本“家”前有“於”，郭店乙無。

《解老》：“脩之鄉，其德乃長。”今本“鄉”前有“於”，郭店乙無。

《解老》：“脩之邦，其德乃豐。”今本“邦”前有“於”，郭店乙無。

《解老》：“脩之天下，其德乃普。”今本“天下”前有“於”，郭店乙無。

《喻老》：“知足之爲足矣。”今本無“爲”，郭店甲有。

《喻老》：“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今本無“其”，郭店乙有。

《喻老》：“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今本無二“也”，郭店甲有。

#### 丙 一般詞句的有無：

《喻老》：“罪莫大於可欲。”今本無全句，郭店甲有。

#### 2. 《韓非子》與郭店簡《老子》異而與今本同者：

##### 甲 用詞不同：

《喻老》：“禍莫大於不知足。”郭店甲“於”作“虐（乎）”，今本與《韓非子》同。

《喻老》：“咎莫憊於欲得。”郭店甲“於”作“虐（乎）”，今本與《韓非子》同。

《喻老》：“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郭店丙“衆人”作“衆”，今本與《韓非子》同。

《喻老》：“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郭店丙“不”作“弗”，今本與《韓非子》同。

##### 乙 虛詞的有無：

《喻老》：“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郭店甲“安”後、“兆（兆）”後俱有“也”，今本俱無。

##### 丙 一般詞句的有無：

① 不，當作“長”。

《解老》：“夫謂嗇，是以蚤服。”郭店乙此處無“服”，今本與《韓非子》同。

《解老》：“蚤服是謂重積德。”郭店乙句前有“是以”，今本與《韓非子》同。

丁 句子順序不同：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慴於欲得”三句，《喻老》分別引用解說，順序如上，郭店甲“咎莫僉(慴)虐(乎)谷(欲)得”在“化(禍)莫大虐(乎)不智(知)足”前，今本與《韓非子》同。

綜合來看，在用詞方面，《韓非子》既有同於郭店簡異於今本者，亦有反之者。在虛詞有無方面，《韓非子》與郭店簡同有的一些虛詞，為今本所無，有系統性；反之只有一例，無系統性。結合 18:9 的數據，可以看出《韓非子》與郭店簡《老子》更近。郭店簡《老子》是早於帛書本《老子》的，因此，我們再將《韓非子》與郭店簡、帛書本《老子》三者相互比較，來看在郭店簡和帛書本中，《韓非子》與哪本更近。

#### (五)《韓非子》與郭店簡、帛書本《老子》的比較

《韓非子》與帛書本《老子》異而與郭店簡同者僅 3，與郭店簡異而與帛書本同者 8。

1. 《韓非子》與帛書本《老子》異而與郭店簡同者：

甲 用詞不同：

《解老》：“脩之邦，其德乃豐。”帛書二本“邦”作“國”，郭店乙與《韓非子》同。

乙 虛詞的有無：

《喻老》：“知足之為足矣。”帛書乙本無“為”，甲本殘，郭店甲有。

《喻老》：“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帛書二本無“其”，郭店乙有。

2. 《韓非子》與郭店簡《老子》異而與帛書同者：

甲 用詞不同：

《解老》：“夫謂嗇，是以蚤服。”郭店乙“蚤服”作“晷(早)”，帛書乙與《韓非子》同，甲本殘。

《喻老》：“罪莫大於可欲。”郭店甲“大”作“厚”，“可”作“甚”，“於”作“虐(乎)”，前兩處帛書二本同《韓非子》，第三處甲乙本有異，乙本無“於”，依照本文體例，第三處不算，以上計兩處。

《喻老》：“禍莫大於不知足。”郭店甲“於”作“虐(乎)”，帛書甲本同《韓非子》，乙本殘，然根據殘字數，當有“於”。

《喻老》：“咎莫慴於欲得。”與上情形同。

乙 虛詞的有無：

《喻老》：“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郭店丙無“而”，帛書二本有。

丙 一般詞句的有無：

《解老》：“蚤服是謂重積德。”郭店乙此處“晷（早）備（服）”前有“是以”，帛書乙本與《韓非子》同，甲本殘。

丁 句子順序不同：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憚於欲得”三句，《喻老》分別引用解說，順序如上，這個順序與帛書本相同（與北大簡亦同），而郭店甲“咎莫僉（憚）瘳（乎）谷（欲）得。”在“化（禍）莫大瘳（乎）不智（知）足”前，亦屬一異。

綜合來看，《解老》《喻老》所引《老子》在用詞方面多與帛書本《老子》同而與郭店簡異。在一般詞句有無、句子順序方面各有一處與帛書本同而與郭店簡異。在虛詞有無和用詞方面各有一處與郭店簡同而與帛書本異。其中“邦、國”涉及的避諱問題看來是個很重要的信息，本章之末會再作討論。

根據以上情況，結合 8:3 的數據，我們認為《韓非子》與帛書本更近而與郭店簡遠。

#### （六）《韓非子》與帛書《老子》甲、乙本的比較

基於以上五節，我們已經可以得出《韓非子》與帛書本《老子》關係最近的結論。在此基礎上，我們還想看一看《韓非子》與帛書甲、乙本分開比較會出現怎樣的情況。比較的結果為《韓非子》與帛書乙本異而與甲本同者 16，與帛書甲本異而與乙本同者 7。

##### 1. 《韓非子》與帛書《老子》乙本異而與甲本同者：

甲 用詞不同：

《解老》：“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帛書乙本“義”作“德”，甲本與《韓非子》同。

《解老》：“禍兮，福之所倚。”帛書乙本“倚”作“伏”，甲本與《韓非子》同。

《解老》：“入軍不備甲兵。”乙本“甲兵”作“兵革”，甲本與《韓非子》同。

《解老》：“儉，故能廣。”乙本“故”作“敢”，甲本與《韓非子》同。

《解老》：“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乙本“成事長”作“成器長”，甲本與《韓非子》同。

《喻老》：“以邦觀邦。”帛書乙本殘，餘一“國”，根據殘字數，應作“以國觀國”，顯然是避劉邦諱，而帛書甲本作“邦”，與《韓非子》同<sup>①</sup>。

《喻老》：“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帛書乙本“離”作“遠”，甲本與《韓非子》同。

《喻老》：“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帛書乙本“邦”作“國”，甲本與《韓非子》同。

《喻老》：“不爲而成。”帛書乙本“不”作“弗”，甲本與《韓非子》同。

① 兩個“邦、國”差異，算作兩處。

## 乙 虛詞的有無：

《解老》：“去彼取此。”帛書乙本“取”前有“而”，甲本無。

《解老》：“無死地焉。”帛書乙本句末有“也”，甲本無。

《喻老》：“罪莫大於可欲。”帛書乙本無“於”，甲本有。

## 丙 一般詞句的有無：

《解老》：“福兮，禍之所伏。”帛書甲本作“福，颺(禍)之所伏”，乙本無。

《解老》：“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帛書乙本無“天下”，甲本有。

## 2.《韓非子》與帛書《老子》甲本異而與乙本同者：

## 甲 用詞不同：

《喻老》：“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帛書甲本“雖”作“唯”，乙本與《韓非子》同<sup>①</sup>。

## 乙 虛詞的有無：

《解老》：“失道而後失德。”帛書甲本“失道”後有“矣”，乙本無。

《解老》：“處其厚不處其薄。”帛書甲本“厚”字後有“而”，乙本無。

《解老》：“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貨資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帛書甲本無“而”，乙本有。

《喻老》：“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帛書甲本“學不學”後有“而”，乙本無。

《喻老》：“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帛書甲本無“者”，乙本有。

## 丙 一般詞句的有無

《解老》：“吾有三寶，持而寶之。”帛書甲本無“持而寶”三字，乙本有<sup>②</sup>。

綜上所述，在用詞方面，《韓非子》多與帛書《老子》甲本同而與乙本異，在虛詞有無方面《韓非子》有四處與乙本同而異於甲本，有兩處與甲本同而與乙本異，不成系統性。結合 16:7 的數據差異，《韓非子》有與帛書《老子》甲本更近的傾向。但應當指出的是，在本文研究範圍內，與他本相比，帛書甲乙二本相同之處遠多於不同之處，之前五節我們將帛書本甲乙放在一起比較而造成數據不同的地方非常少，但為防止選用異文所造成的數據差異，不算在數據統計之內。

這裏要單獨討論的是避劉邦諱所形成的文本差異。《喻老》“以邦觀邦”，帛書乙本殘，餘一“國”字，根據殘字數，應作“以國觀國”，顯然是避劉邦諱，而帛書甲本作“邦”，與《韓非子》同。值得注意的，郭店簡亦作“邦”，北大簡、今本作“國”。此處的情況可歸納

① 如果認為“唯”是“雖”的通假字，則此例不算，則《韓非子》與帛書甲本異而與乙本同者減少為 6。

② 甲本可能是脫文，但也有可能甲本並非誤脫，這一點上我們持保守態度。

如下：

作“邦”者：郭店簡，帛書甲本，《韓非子》

作“國”者：帛書乙本，北大簡，今本

另外《喻老》“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帛書乙本“邦”作“國”，甲本與《韓非子》同，北大簡、今本亦作“國”。除了避諱形成的差異外，《解老》“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事長”，帛書甲本與《韓非子》同；乙本“成事長”作“成器長”，北大簡、今本同作“成器長”。這兩處均顯示了同樣的關係（這兩處郭店簡沒有材料）。

以上情況符合之前總結的：《解老》《喻老》所引《老子》、帛書本《老子》形成一個系列，北大簡、今本《老子》形成另一系列這樣兩個系列的認識。當然，此二篇所引《老子》不避劉邦諱可能是後人回改所致，未必即是存古。

最後要說明的是，《解老》以對《老子》第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的解說開始，這與《老子》古本所示《德經》在前、《道經》在後，今本第三十八章反居於首的情況相合。這一點亦反映《韓非子》此二篇與古本相近的特點。

### （七）本章結論

根據以上多方面比較，我們認為《解老》《喻老》較多保留了《老子》古本的面貌，具體來說和馬王堆帛書《老子》（尤其是甲本）最為接近。

可見，《韓非子》此二篇引文與今本《老子》的不同之處，很多並非《韓非子》的文本發生了變化，相反可謂獨存其舊。以《老子》為參照系，《韓非子》這個他書資料相當於一個古本。以《韓非子》為參照系，使用《老子》這個他書資料，則應以古本《老子》為主，結合今本，不能以今本《老子》輕易校改《韓非子》的文字。

下面，我們結合以上認識，給出幾則具體的校勘意見。

## 四、校勘意見五則

### （一）脩之家，其德有餘

《解老》：“故曰：‘脩之家，其德有餘。’”盧文弨《拾補》：“‘有’，老子作‘乃’，當據改，與上下一例。”<sup>①</sup>顧廣圻《識誤》：“‘有’當作‘乃’，涉上下文而誤。”<sup>②</sup>後人多從之。琪然按：盧、顧氏說非也。《解老》前文云“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正解“有餘”者。考之郭店簡，作“又舍”，“又”通“有”，帛書乙本、北大簡正作“有餘”，皆其明證，盧、顧以今本《老子》校改《韓非子》，非也，《韓非子》獨存其舊。

①②（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第115頁。

## (二)《解老》《喻老》引《老子》之“也、矣”字

顧廣圻《識誤》於《解老》“卻走馬以糞也”下云“凡每條末‘也’字、‘矣’字多非《老子》文”<sup>①</sup>。王先慎《集解》於《解老》“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下亦云：“此篇（引者按：指《解老》）及《喻老》每條末‘也’字、‘矣’字多非《老子》文。”<sup>②</sup>琪然按：依顧、王說，則“也、矣”乃《韓非子》句末之文，則王氏《集解》正文應點爲“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也”當在引文之外。故知《新編諸子集成》點校本《集解》點爲“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似不甚合王氏之意。顧、王之說實非。王氏出注處《解老》“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此句帛書乙本正作“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也”，有“也”正合於古本。顧氏所舉“卻走馬以糞也”，諸古本雖確無“也”，然顧氏云“凡每條末‘也’字、‘矣’字多非《老子》文”則甚非。如本文第三章所示，《韓非子》“每條末‘也’字、‘矣’字”今本《老子》雖無，古本《老子》多有，這些“也、矣”字確爲《老子》文。

## (三)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

《解老》：“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後“之”字，盧文弨云：“‘之’，‘亦’字之訛。”<sup>③</sup>顧廣圻將此句斷爲“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亦從盧說“之”作“亦”<sup>④</sup>。王先慎從之，云：“王弼本‘之’作‘亦’，今據《拾補》改。”<sup>⑤</sup>陳啟天斷爲“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亦十有三”（第753頁），改“之”爲“亦”。陳奇猷亦斷爲“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第416頁），並改爲“亦”，云（第419頁）：“王弼本亦作‘亦’，之、亦草書作之、亦，形近而訛。”張覺認爲“生生”當連讀，“之”不當改爲“亦”<sup>⑥</sup>。琪然按：張說是。“生生”不當點斷，“而動”二字後人所加，當刪，“之”當從錢曾述古堂影抄本及諸本作“之”，不宜改字。下分別論之。

其一：“生生”不當斷開。《韓非子》解說《老子》此句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之語，此處“生生”不得斷開，故知其所引《老子》文“生生”亦不當斷。顧氏云：“今《德經》作‘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非也。按上文云‘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又云‘皆爲死死地也’，‘生生’與‘死死’相對，所以解此文之‘生生’也，可見《韓非子》自如此。”相對之說甚是。王弼注本《老子》後復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亦可證此處“生生”不可斷開。陳劍云（第169頁）：“前生字爲意動

① 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第406頁。

② （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第131頁。

③ 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第418頁。

④ （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第149~150頁。

⑤ 同上，第150頁。

⑥ 張覺《〈韓非子·解老〉校釋辨證》，《張覺述作集·韓非子考論》第242頁。

用法，以……爲生，後生字指生命。生生，自重其生。”其說是也。

其二，後人妄增“而動”。此句《老子》王弼注本作“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然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作“而民生生，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乙本作“而民生生，僮(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北大簡作“而民姓生焉<sup>①</sup>，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知王弼注本改動嚴重，而今本《韓非子》所引與帛書二本接近，恐《韓非子》所引當作“民之生生，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韓非子》前文“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中有“而民生者固動”句，意在將《老子》上句“民之生生”與下句“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串連一貫，後人不解其意，據前文“而生者固動”句以爲引文脫漏而妄加“而動”二字，看似文通字順，實與古不合，似當刪。

其三，“之”不當改爲“亦”。帛書本、北大簡《老子》與《韓非子》諸本俱作“之”。諸家依《老子》今本改字，甚非，當依諸古本作“之”。

綜上，此句當作“民之生生，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

#### (四)夫謂嗇，是以蚤服

《解老》：“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張鼎文本作“惟”，諸家均從乾道本。琪然按：當從張鼎文本作“惟”。上文《韓非子》解之云：“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而衆人與之相對，“侈”，“不服從道理”，故言“夫惟嗇是以蚤服”。作“夫謂嗇，是以蚤服”不通，恐爲後人因上文“少費之謂嗇”而擅改之。王弼注本作“唯”，郭店簡、北大簡、馬王堆帛書乙本俱作“唯”，當據正《韓非子》。

#### (五)是之謂盜竽矣

《解老》：“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貨資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王弼注本作“是謂盜夸”，顧廣圻《識誤》：“今按《韓非子》自作‘竽’。”<sup>②</sup>王氏先慎《集解》：“‘夸’字無義，當依此訂正。”<sup>③</sup>陳奇猷云(第427~428頁)：“夸，即匏之省文。《爾雅·釋樂》疏云：‘瓠，匏也，以匏爲底，故八音謂笙爲匏。’則笙亦得稱匏。《釋名·釋樂器》：‘竹之貫匏，以瓠爲之，故曰匏也，竽亦是也，其中汙空以受簧也。’《呂氏春秋·仲夏紀》高注：‘竽，笙之大者。’據此，則匏、竽實爲一物，但大小之分耳。故《韓非子》作‘竽’，《老子》作‘夸’，取義正同。”琪然按：顧、王不泥於今本《老子》，王氏主張以《韓非子》改《老子》，是也。北大簡正作“竽”，馬王堆帛書此處殘，然留有一木旁字，與“竽”相關。王弼注本“夸”字係“竽”形近而訛者。“夸”“竽”形近相訛，楊慎《升庵集》言及《老子》云(卷四十六第30

① 整理者注：“姓”讀爲“生”，作動詞，“生生”即“求生”。

②③ (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第154頁。

頁):“今本誤作‘盜夸’,與‘竽’字相近而誤也。”已發先聲。陳氏所云“夸”即“瓠”之省文,他處未見如此省者,“夸”亦未見作此種樂器義者,則似不當如此解。

## 五、總結與餘論

本文將《解老》《喻老》與郭店簡、馬王堆帛書、北大簡、今本《老子》進行詳細比較,得出了《解老》《喻老》所引《老子》文本較多保留《老子》古本面貌,同馬王堆帛書《老子》(尤其是甲本)最為接近的結論。因此,對《老子》來說,《韓非子》這個他書資料相當於一個重要的古本;對《韓非子》來說,應利用古本《老子》對其校勘。在此基礎上,本文提出了五則校勘意見。

在古籍校勘中,應該怎樣看待他書異文?這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古書各有源流,雕版盛行之前,習本疊出,彼此關係錯綜複雜,段玉裁“以賈還賈”,就是希望得到各自所本。比起注疏各自所本,他書各自所本可能更難把握。相較之下,顧廣圻對他書異文的取用較為慎重,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的校勘則顯然更重他書。誠然,在確定他書性質之前,輕率地據他書改字確為不妥;但在確定了他書資料的性質後,則必須重視他書異文。以本文討論的《解老》《喻老》為例:二篇所引《老子》可謂《老子》一古本,對於《老子》而言,《韓非子》雖然始終是他書資料,但已從外證轉變成了內證<sup>①</sup>,其提供的異文與《老子》諸本提供的異文是基本等價的,甚至有的地方價值高於傳世諸本所示異文,必須重視。出土文獻的面世,為校勘所用各類資料的認識提供了新的契機,應當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材料對我們要用到的他書進行全面、系統的考證,明確他書異文在某書具體校勘中的地位,然後實施科學的校勘。

除此之外,我們在這裏還想就《韓非子》的文本性質問題做些討論。根據我們對《解老》《喻老》所引《老子》“古本性質”的認定,二篇的創作年代不會太晚。其實,太史公距韓子的年代不甚遙遠,根據他看到的材料可以得出韓子之學“歸本於黃老”的結論(第2598頁),進而將二者合為一傳。後世看到的材料未必多於太史公,故僅就目前而言,很難得出另外的可以坐實的結論。

整體來看,《韓非子》此二篇是相當存古的。當然,在流傳過程中,此二篇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一些後世現象,如避文帝諱、昭帝諱、及至唐諱等等<sup>②</sup>。這是古籍流傳中共享的

① 倪其心將古籍校勘的證據分為內證與外證,本文所用“內證、外證”即借用其術語。

② 《解老》“聖人亦不傷民”,帛書二本、北大簡“不”俱作“弗”;《喻老》“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郭店簡、帛書二本、北大簡“不”俱作“弗”;《喻老》“不見而明”,北大簡作“弗”,帛書二本均殘;《喻老》“不為而成”,帛書二本、北大簡“不”俱作“弗”。以上王弼注本亦俱作“不”。漢諱不嚴格,有些未必是避諱。

一些現象。總的來說,《韓非子》此二篇以存古爲主,與今本《老子》相比,很多地方獨存其舊。

這些認識堅定了我們對《解老》《喻老》二篇及《韓非子》研究的信心。作爲先秦子部文獻,即使經過兩千年的傳抄、刻印,其中或許有不少訛誤,但不像前人想象的那樣全然已非舊本。可見,在出土文獻蠡出的今天,我們仍應高度重視傳世文獻,充分利用地上地下兩種材料,把材料背後的信息充分挖掘出來。

《韓非子》五十五篇,情況各異,其他諸篇恐怕須要一一再做研究,待到每篇的性質經過各自考證弄清之後,全書的文本性質必會大爲清晰,可能亦會有助於《韓非子》成書、流傳情況的研究,有助於文獻語言、哲學思想、早期文本生成等各方面的研究。這是我們希望在本文之外進一步做的工作。

### 參考文獻

- (漢)司馬遷 《史記》,中華書局 2013 年
- (漢)許慎 《說文解字》,中華書局 2013 年
- (明)門無子 《韓非子迂評》,明萬曆本
- (明)楊慎 《升庵集》,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 《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 (清)王先慎撰,鍾哲點校 《韓非子集解》,中華書局 1998 年
- 《韓非子》,影清錢曾述古堂影抄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8 年
- 《老子》,《四部備要》影明張之象本
-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
- 陳劍 《老子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年
- 陳垣 《史諱舉例》,中華書局 2016 年
- 陳奇猷 《韓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 陳啟天 《增訂韓非子校釋》,臺灣商務印書館 1969 年
- 福田哲之 《簡帛〈老子〉諸本的系譜學考察》,《古簡新知——西漢竹書〈老子〉與道家思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年
- 高明 《帛書老子校注》,中華書局 1996 年
- 郭沫若 《十批判書》,東方出版社 1996 年
- 韓巍 《西漢竹書〈老子〉的文本特徵和學術價值》,《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
- 胡適 《中國哲學史大綱》,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
- 蔣伯潛 《諸子通考》,嶽麓書社 2010 年
- 荊門市博物館 《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 1998 年
- 梁啟超 《要籍解題及其讀法》,清華周刊叢書社 1925 年

- 倪其心 《校勘學大綱》，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4 年
- 裘錫圭主編 《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中華書局 2014 年
- 容肇祖 《韓非子的著作考》，《古史辨》(四)，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
- 邵永海 《讀古人書之〈韓非子〉》，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7 年
- 孫欽善 《中國古文獻學史》，中華書局 2015 年
-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郭店楚簡資料庫》，<http://bamboo.lib.cuhk.edu.hk/>
- 張 覺 《〈韓非子〉“乾道本”流傳始末》，《文獻》1993 年第 2 期
- 《張覺述作集·韓非子考論》，知識產權出版社 2013 年
- 鄭良樹 《韓非之著述及思想》，臺灣學生書局 1993 年
- 周勳初 《韓非子札記》，江蘇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the reaction of separation of characters who share the same fanqie to rhyme separ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separate the characters who share the same fanqi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hyme accumulation [rhyming words who pronounce the same but written in different characters]. With the ancient method of rhyme separation in *Guangyun*, taking the rhyme \*-ar reconstructed by Starostin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discusses problems of rhyme recategorizing. Finally,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attentions in rhyme separation in *Guangyun*, and points out the important role that *Ancient Chinese Phonology Manuscript* will play in separating the rhymes in *Guangyun* further. Readers can have a glimpse of the academic value of *Ancient Chinese Phonology Manuscript*.

**Key Words:** rhyme separation in *Guangyun*; *Ancient Chinese Phonology Manuscript*; rhyme-link method; rhyme accumulation; recategorize

### Lei Tangxun **Stories of Co-writing *Ancient Chinese Phonology Manuscript***

**Abstract:** By reviewing several things in the process of co-writing *Ancient Chinese Phonology Manuscript*, this paper introduces its 3 in 1 structure that combines characters diagram, pronunciation-links diagram and rhymes diagram, and also describes some details of designing and adjusting the characters diagram and pronunciation-links diagram. The paper proposed that a reasonable collocation diagram of initial-final-tones and a homonyms diagram of ancient pronunciation should be made based on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ancient phonological system whose characteristics could be reflected reasonably. These two diagrams are supposed to include ancient characters as comprehensively as possible and could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racters, pronunciations and meanings. They are supposed to reflect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with system of middle ancient phonology.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quests mentioned abov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several different phonological diagrams of ancient times .

**Key Words:** *Ancient Chinese Phonology Manuscript*; characters diagram; pronunciation-links diagram

### Jin Qiran **A Textual Research on “Jielao” & “Yulao” of *Hanfei Tzu***

**Abstract:** “Jielao” & “Yulao”, two passages from *Hanfei Tzu*, directly quote the sentences of *Lao Tzu*, so the quotations of two passag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exts of *Lao Tzu* and are mutually important materials in proofreading. Comparing the corresponding quotations with bamboo-slip books in Guodian, silk books in Mawangdui, bamboo-slip books in Peking University and the current edition of *Lao Tzu*,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textual features of these quotations are closest to *Lao Tzu* (especially the first edition) of silk book in Mawangdui. The text of *Lao Tzu*, quoted by *Hanfei Tzu*, is quite an important material, because the quotations preserved original contents of *Lao Tzu*. On the other hand, we may make full use of the original edition of *Lao Tzu* to proofread *Hanfei Tzu*. Based on the above understanding, this paper brings out five entries about proofreading of “Jielao” & “Yulao”.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 of *Lao Tzu*'s texts which are quoted by “Jielao” & “Yulao”,

this paper infers that “Jielao” & “Yulao” were written earlier. Those who think “Jielao” & “Yulao” were written by later generations and misplaced into *Hanfei Tzu* are wrong.

**Key Words:** *Hanfei Tzu*; “Jielao”; “Yulao”; *Lao Tzu*; proofreading; references; textual feature

### Chen Qing **Dynastic Research of Characters’ Derivation and Its Values in Philological Research**

**Abstract:**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with examples the philological values of the dynastic research of derivation of characters. Dynastic research of derivation of characters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strata of the origin of characters i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to examine the predecessors’ academic achievements on proofreading of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o improve reliability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aracters by avoiding mistakes. Result of the dynastic research of characters’ derivation, serves as a tool of proofreading, could not only check the characters appeared in ancient books, but also provide evidence for dynastic research and detection of forgeries of ancient books. The importance of the dynastic research of characters’ derivation in the above fields has not been given enough attention. This is the reason why this paper tries to reveal it with examples.

**Key Words:** characters’ derivation; dynastic research; ancient books; versions; detection of forgeries

### Gong Zhaonan **Collected Annotation of 戟 (an autonomous bronze weapon of Zhou Dynasty)**

**Abstract:** Autonym of bronze ware includes two parts: self-name words and modifiers. There are many characters who express the meaning of 戟 (halberd, a bronze weapon of Zhou Dynasty). After collecting all forms of this characters, this paper first objectively describes and analyses them, then arrange them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se characters. As for the modifiers, this paper collects all the previous explanations and annotates them, and then make comments on them according to the bronze wares and inscription on them. Finally, this paper makes statistics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use of the autonym of bronze halberd in different cultural areas of the pre-Qin period.

**Key Words:** bronze weapon; autonym; Chinese halberd (Ji); collected annotation; distribution

### Mireguli Heilili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Explanation of Inscription and Interpretations of Words Recorded on Stone Tablet in Tez**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re-studies the explanation of inscription and interpretations of words recorded on stone tablet in Tez. In the research, we first use the philological method—collation and comparison to discuss some prominent problems in the words’ interpretation. Then we make historical comparisons between words on tablet and other Turkic languages, also we find out all the common words in the tablet and in modern Turkic language to contrast. Finally, we discuss the etymology of the words on the tablet.

**Key Words:** stone tablet in Tez; Runes; words